

悬疑志

揭开一切离奇故事的最后谜团!!!

MYSTERY AND THRILLERS

·碎碎部件

最好看、最惊悚、最悬疑、最离奇的短篇故事集

主编：鱼悠若



天下霸唱坐堂《悬疑志》

拍案惊奇民间离奇故事！

城市鬼话 揭密城市深处诡异汇聚的角落

悬疑鬼才王雄成最催人泪下的校园悬疑故事——《要说》

编辑部轶事：《悬疑志》小编为何要请出碟仙？

你好，2010

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叫《魍魉之匣》，原著作者是京极夏彦。看完了，就突然想起朋友们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你办悬疑恐怖类的杂志那么久了，你怕鬼吗？

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讲个小故事给大家听。

深夜，一末班公交车行驶途中，司机回头看，车上只剩一位白衣女士，坐在最后一排。司机继续开车，无意间看了一眼倒车镜，那女士竟然不在了！司机大惊，赶忙急刹车回头看，女士又坐那里，司机只好转过头继续开车，可他忍不住看看倒车镜，女人又没有了。他大惊，急刹车，转头，女人又出现了。此刻已经满身冷汗的他还是继续开车了，可是没过一分钟，他悄悄看向倒车镜，女人又不见了……司机此刻已经面临崩溃赶忙又急刹车，回头一看，此刻那个女人已经缓慢地走到了他的面前，头发凌乱，满脸是血，滴在他的脚上……

只听那女人带着哭腔说：“老娘和你有仇啊老娘一蹲下绑鞋带，你就急刹车，一蹲下绑鞋带，你就急刹车，一蹲下绑鞋带，你就急刹车……”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笑话，我想说的自然是，心中有鬼自有鬼，真正的鬼只藏在每个人的心中。

借用君天大人的一句话来回答那个问题：心里有鬼的人才怕鬼，我不怕鬼。

好吧，话题扯回这期的杂志内容上来说，既然是新春，《悬疑志》自然免不了送给大家一顿视觉上的饕餮大餐。测心吧、校园尖叫、城市鬼话、X档案……更多新鲜栏目等你来挖掘！君天、王雨辰、王维成、龙布、庄秦、青斤、天下霸唱，故事好看看到让你尖叫！

前几天公司搬家，由于我是好说歹说说服了公司电脑工程师小马哥来帮忙，本来一切进展顺利，东西还没搬到一半，别易咬着手帕回来和我说：姐，我搬家路上太无聊给小马哥讲了一个悬疑志的故事，小马哥逃跑了……

苍天，我忘了告诉别易小马哥平时看到我手里的杂志封面都要绕我三米走的……

于是我决定给《悬疑志》杂志编辑手册里新加条准则：本杂志故事纯属虚构，仅可用来娱乐传播，严禁吓人，违者打扫厕所一月！



201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悬疑志·碎碎平安/鱼悠若主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2
ISBN 978-7-80765-260-1

I .悬… II .鱼… III .推理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27170号

上架建议：畅销书·悬疑推理

悬疑志——碎碎平安

编 著：鱼悠若

责任编辑：张丽侠

出版发行：河南文艺出版社

地 址：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 刷：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

字 数：180千字

印 张：14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5-260-1

定 价：1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梯走下去。角落里有一摊暗黑的血迹，在白天并不算很醒目的血迹，在晚上幽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触目惊心。“一个星期了，警察到现在还没有线索，我却不得不继续值夜班。”莱曼嘟囔着走在楼梯上。忽然他隐约听到耳边传来空旷的脚步声，仿佛在其他楼层有人走动。他停下脚步，看了看高处的楼梯，耳边的脚步声也停了下来。“谁在那里？”他高声道。

四周很安静。莱曼打开手电筒，对着上面照了照，但他也仅仅是晃晃手电筒，然后继续向下走，远处的脚步声也跟着再次响起。

莱曼摸了下眉毛，呼吸变得有些紧张。他加快速度下到一楼，一楼是巨大的超市，各个不同的区域都有堆积如山的货架。红色的减价字样变得特别妖艳，他看到地上有苹果滚落，皱眉靠近货架把苹果捡了起来，红色苹果拿在手里血迹忽然沾在他的手上。莱曼一声惊呼，苹果掉在地上，他赶忙把大灯打开，超市中央的顶灯一排排亮起，但是空无一人，地上的苹果还在……很干净。

他面色阴沉地看着四周，苹果很干净，但他的手掌上却满是红色的血。莱曼跑到洗手间，洗手间的大镜子前，警卫看着自己的样子，冷汗不自觉地布满额头。他在这个商场值

班有两三年了，听过一些传闻，但从不当真。

他当班时曾遇到过小偷，也遇到过一些说不清楚的事，比如永远漏水的厕所，比如类似刚才楼梯上的脚步声，又比如办公室上一层莫名其妙传来拍球的声音。说起来，凡是走楼梯走得多了的人，有几个没听到过不该听到的脚步声的？但是这带血的苹果是怎么回事？他想起这几天来上班时，听一些商场工作人员说的尸体的事。不太对劲……

莱曼打开水龙头，伸出手却没有碰到水，他低下头拍了拍水龙头，再抬起头时镜子里一道人影闪过。“谁？”莱曼转身大声道，声音在洗手间里回荡，但是周围的灯却灭了。“该死……”他一挥拳头，拳头正砸在水龙头上，一阵钻心的疼。

“莱曼，你到底来不来？”步话机忽然带着噼啪的杂音响了起来。

莱曼心跳一阵加速，慌忙重新打开灯，抬头看了看天花板，洗手间诡异的顶灯好像怪物的眼睛笼罩在他的头顶。“真操蛋。”他接通步话机道，“当然……马上来。”他大步跑出过道，一路上把所有能打开的灯都打开了。

清晨，在商场一公里外的巴士站，莱曼安静地躺在长椅上，人头距离尸体二米远，插在站牌上，满地都是血。



(一)

“商场变身猛鬼街”，《魔法日报》生活版的头条赫然出现了这样的标题。配文的立体照片是商场的分界图，但案发现



场只有血迹并没有尸体。丹尼·肖恩把烟头熄灭，自语道：“这闹得还挺大的嘛。豪斯那家伙早该把这案子派给我了。”

快餐店外，查理·诺兰左手挂着长柄雨伞，笑嘻嘻地走进来道：“难得你比我到得早。是不是昨天半夜又被豪斯那家伙的电话吵醒？这次是什么案子？”边上有女招待送上了他喝惯的咖啡，查理大口喝了一口又道：“要去办案就快点，今天我老弟毕业，我下午要出席他的毕业典礼。”“够快了，这才六点半么不是。我们去现场。”丹尼把报纸丢给查理，笑道，“你最近不太上报纸了，低调了嘛。那个毕业典礼我也要去，不着急。”

查理接过手扫了眼，撇嘴道：“你去那个毕业典礼做啥？”“两个ECIS青年学员的毕业典礼今年轮到我去，就那么简单。”丹尼道，他推开快餐店的门，一拽查理的衣服，两人瞬间就来到了一条空旷马路的边上。

查理眯起眼睛看着巴士站的站牌，低声说道：“我以为我们应该去商场。”

丹尼把咖啡杯丢在垃圾桶里，亮出ECIS证件，戴起手套走入现场封锁线，说道：

“这是今天早上发现的新尸体。死者是商场保安，死在下班的路上。”

查理抬头看着插在站牌上的人头，人绕站牌转了一圈，对边上的工作人员道：“可以让他下来了。”

边上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拿过小梯

子，把人头取下来。然后查理让对方端着人头，自己靠近了仔细端详着，又才挥手道：

“包起来吧。”丹尼·肖恩蹲在长椅边查看着尸体，整具尸体给他一种模糊的感觉，似乎告诉他这个人不应该这么死。“钱包和手表都在身上，杀他的人显然不是为了财物。”查理摸着下巴道，“我最讨厌这种案子。”

“为什么？”丹尼问。

查理耸耸肩道：“为钱杀人，目的单纯好解决，不然可能性就多了。”

丹尼笑道：“我以为你喜欢挑战。”

查理道：“我喜欢挑战，但不喜欢动脑子。所以你慢慢分析吧。我不认为只看这具尸体能看出太多的东西。首先我不明白，人头为什么要插到站牌上。算一个仪式么？而且随便想想也知道，之前的死者一定不是这样的。如果第一个死者的人头就被挑了起来，苏格兰场早就把商场封锁了。”

丹尼的手做出捧的样子，然后走到站牌前，皱眉道：“怎么放上去的？丢上去的？摆上去的？”“如果是摆上去，而不是丢上去的，那这个凶手就相当地高大了。或者说绝对不是正常人。”查理歪着脖子，拿着伞比划着高度，然后扭头对边上的工作人员道，“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在哪里？我能和他谈一下么？”

“当然。”工作人员马上带来一个微微发胖的中年妇女，“女士，请把你刚才对我

不一样了，最近三年里，我名下的死灵学院取得的学术进展，比之前五十年都多。那才叫现代化！”

“死灵魔法也叫现代化，得了吧。别说我了，就连你还在念书的弟弟也不会被忽悠的。”丹尼不以为然。

查理微微一笑，雨伞当作手杖向前一指，两人继续朝前走。

龙云商场开张已有五年时间，这总共有九层楼的商场，除了个品牌的高级店面外，还拥有巨大的地下车库，以及开放式的超级市场，是整条唐人街最现代化的商业建筑。开业三年，除了发生过两次斗殴外，并没有什么状况。所以第一个被害者出现的时候，人们都没有太在意。唐人街有很多人，每天都有人会死。东方人在英国生存不容易，每个人自己的生活都忙不过来，哪有那么多的工夫去管别人。

但是第二个死者出现的时候，相信风水的中国人开始觉得事情不对了。而今天第三个死者出现的消息还没有传开。

“如果第三个死者的消息传开了，你觉得还会有多少人来我们商场？”经理冯云对丹尼·肖恩道。

“你的意思是说，不希望我们公开第三个死者的消息？”丹尼问。

冯云道：“我停不起。先生，你知道现在经济不景气。而且除非你们有合理的、合乎科学道理的解释，否则这个商场就完蛋了。不仅股东不会放过我，我自己也不会放过自己。”

“你带我去前两个死者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查理说道。

“冯先生，昨天晚上其他值班的警卫，我要找他们谈下。”丹尼说道。

冯云点头道：“我都已经准备好了。”说着他招手叫来了警卫老李，自己则带着查理前往发现尸体的地方。

“你昨天也是晚班，现在一定很困吧？”丹尼·肖恩拿出笔记本，“你的名字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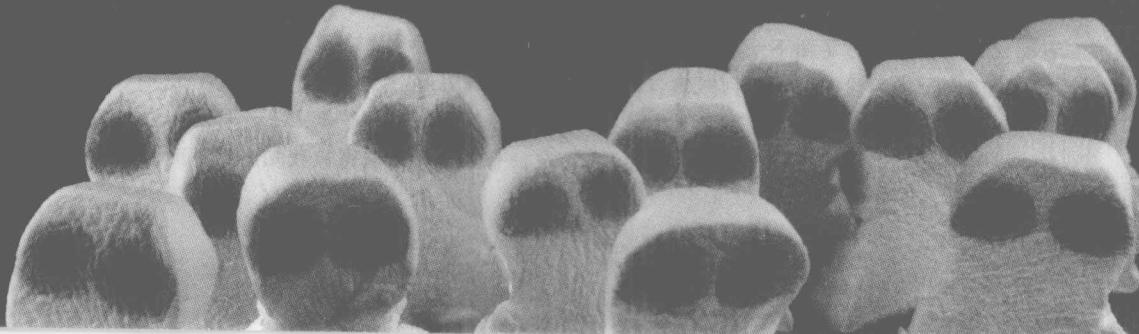
警卫老李低声道：“我叫李绍华。先生，我并不觉得困，我只是……觉得难受，凌晨我还和他在一起，怎么现在他却死了？这种感觉好奇怪。”

“你们几点下班？”丹尼继续问。

老李慢慢道：“晚上九点上班，做到早上五点下班，做二休一。他昨天有点奇怪，平时他喜欢在商场里面找个电视机，昨天出来跟我吃夜宵以后，就再也没有进去，直接穿着制服就去车站了。”

“你们有没有喝酒？”丹尼问。

“没有。”老李苦笑，“我酒精过敏。





人事手册，以光电扫描的速度飞快翻过每一页，然后又拿起下一本。马琳达托着头看着卡斯道：“问你个问题，你们地下的黑暗法师为啥要听查理·诺兰的？他到底哪里吸引你们了？诚然他比其他法师是强那么一点，但你们不都有很强的自尊么？向来死灵法师只有靠血肉契约才能召唤你们，可他随随便便就能把你们叫来。从地狱里上来要消耗很多力量吧？为啥这种打杂的事情，你们也很乐于为他效劳？”

卡斯面无表情地看了马琳达几秒钟，然后继续低头看账册。

“真是奇怪的家伙。”马琳达站了起来，身边的分身也同时一起消失。

卡斯把身边的一摞资料都看好，才慢吞吞地搬回原处，低声道：“其实很简单，查理·诺兰大人，让我看到了希望。”

“希望？”马琳达皱眉。
“是的。”卡斯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拍了拍手边的材料道，“我都看完了。我想一切的变化应该是发生在两年前，股东大会之后。三个死者，都是两年前进的公司。另外从各方面的日志分析来看，这栋建筑各种奇怪的事情，也是在两年前开始急剧增加。”

马琳达微微点头道：“我也觉得两年前是一个分水岭，但是具体哪里出了问题却还是没有头绪。”

“所以，我想今晚留在这里。”克拉克·戴普推门进来道，“幽冥的世界，只有在晚上才能清晰可见。”

马琳达耸耸肩道：“我随便你，不过这样一来，这个商场晚上就比白天更热闹了。丹尼·肖恩、查理·诺兰、克拉克·戴普，以及唐人街的那群职业捉鬼的家伙。希望你们别把这里拆掉。”

“你不参加么？”戴普奇怪道。

“丹尼说，最好保持对各方面的专注，不要把所有人手都集中在商场。所以晚上我可能在唐人街到处闲逛，或者回家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这里就交给你们了。”马琳达活动了一下脖子，慵懒地一笑。

深夜十一点，龙云商场。
“这算啥情况啊？那么多人，这他妈的到底是捉鬼还是茶话会。”丹尼·肖恩站在二楼的服务中心柜台上看着一楼的保安，三楼的克拉克·戴普，苦笑自语道。然后他又看了看查理·诺兰，皱眉道：“这个年轻人又算怎么回事？”

“他叫杨梦，今天刚在ECIS学院毕业。”查理笑嘻嘻地拉过杨梦介绍道。

“我知道，他的毕业证还是在我手上领的。他有什么不对劲么？”丹尼问。

“我白天先在这里遇到的他。”查理嘴角挂起坏笑道，“他被一楼那个张先生带来，是唐人街新一代的灵媒，通灵人。”

杨梦抓着头发，皱眉道：“诺兰先生，事实上我不是灵媒，我不干那些活。张思是我舅舅，他让我来帮忙，我不得不来，这个问题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就是这样。”

“但你确实是通灵人。”丹尼扬眉道，“你白天看出了什么？”



两人经过了一楼的洗手间，顶上的电灯闪烁了一下，小骷髅张了张嘴，并没有更多的表示。洗手池前的大玻璃里把查理和杨梦清楚地照了出来，查理看着杨梦消瘦的脸庞和黑眼圈，笑了笑道：“你居然和我有点像。”

杨梦挠了挠头，也笑了笑，他看着四周道：“这个商场给我的感觉很不好。现在比白天来的感觉要糟糕很多，但我的确没有找到鬼魂。”

他们走到一楼超市的大堂，其他人也陆续会合到这里，毫无意外都是空手而归。

丹尼和戴普的目光交会，同时看到对方的困惑，地点和时间都对，这里明明就是应该出事的，为何还是一无所获。

“还有地下室，包括这里的仓库和车库。我们今晚还有机会。”查理并不在意。

现在是这里的保安头张思道：“地下车库是两年前改动过的，当时准备做地下双层车库，后来停工了。”

说到这里，丹尼的魔法电话响了起来，他听了两句面色变得不好起来。挂断电话，他高声道：“另一个车站又发现了尸体。同样是尸体在长椅上，头颅挂在站牌上。”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丹尼继续道：“目标马琳达已经锁定，是一部午夜巴士。查

理，你要和我一起去。”

“一定要都去么？”查理皱眉。

丹尼道：“是，就算凶手不强大，这大晚上的如果他跑掉了，就很难找了。”

“那这里怎么办？”杨梦问。

丹尼道：“你们今天先解散吧。我们先把巴士杀手找到。”

“不，我明天就要离开伦敦了，现在还不能排除这个商场完全没有问题，我把地下室查了再走。”克拉克·戴普点着烟说道。

“要是这么说，我们也不走，人多安全些。这本来就是我们唐人街的事情。”张思道。

丹尼摇头道：“这样不行，万一有事……”

“有事，也有我。”戴普打断他道。

杨梦看了看丹尼，笑道：“我也一起留下尽一份力。”

“有天下第三的戴普在，不用太担心吧。我这两个跟班留给你。”查理说着用谁也听不懂的话，吩咐那两只小骷髅。

丹尼抬头环顾周围静悄悄的商场，终于道：“你们小心。”他把一个魔法电话放在杨梦手心，：“有事就求救，我们都在唐人街这个区域。”



(三)

克拉克·戴普熄灭了烟头，低声道：“你们都不愿意离开是否是说都觉得这里应该有鬼？”



可以看到司机的位置上似乎有一副干枯的躯体，每个车窗上都挂着一个头颅。丹尼·肖恩左手把一个水晶球抛向空中，那水晶球化作一片水雾，在整条街道蔓延开来形成完美的声音屏蔽，这里哪怕打破天，附近的居民也听不到了。紧接着他双手一合，咒语都不用念一个巨大的圆形火盾出现在面前，然后那火盾覆盖住宽敞的街道，幽灵巴士要进站就要撞上火盾。幽灵巴士并不犹豫，重重撞向火盾，火盾晃了一晃，然后让整个车子都燃烧起来。但燃烧的巴士鸣响了喇叭，并不停顿继续向前冲。丹尼隐约听到车上传出了六十年代经典的摇滚乐。他双手打出古老的印结，巴士随着中了不同的魔法印剧烈晃动起来。“轰隆！”幽灵巴士爆炸开来，分成了无数个绿色小火球，那些小火球掠过车站，立即向四面八方飞去。

半空中传来猛烈的风声，一只足有三十多米长的巨大骨龙凌空而至，灰白的骨架中甚至流淌着金色的光芒。查理站在龙头上单手向天，地面上的每一块水泥砖下都爬出一只小骷髅，这些骷髅手里都握着铁索，那铁索交会在一起，变成层层叠叠的大网把每一点火球都网住了。那些火球在网中聚合，重新变作一团绿火。这团绿火不停地挣扎着，但几百个骷髅一起用力收网，它根本挣脱不出。“你们是谁？”一个怪异的嗓音说道。“那要看怎么定义了。我们是ECIS，异现场调查科。”查理·诺兰座下的骨龙两点

空洞的眼睛里闪动着血红的火焰，那光芒把绿火照耀得动弹不得。

丹尼·肖恩冷笑道：“可能你没听过我们的名字，但你踩到我们的地盘了。你以为现在是什么年代，能允许你随便把人头挂在站牌上？能允许你随便到处乱杀人？”一面说他一面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暗金色的盒子。

“我只把人头挂在站牌上，可没有到处乱杀人。至于这里是你们的地盘，我以为这片街道都是他的。”绿火恶狠狠地说道，他的话语带着一点古老的爱尔兰味道。

“他是谁？”丹尼问。
马琳达赶到这里高声道：“丹尼，不用和他多费口舌，毁了他这个案子就算了结了。我亲眼看到它把等车的孤身客骗上车，然后直接开把头放在站牌上！”
“他？”绿火不停抖动，怒吼着道，“你以为我把废物头颅插在站牌上向谁示威？你以为我杀那些保安给谁看？当然是那边的老家伙！”
“那边？”查理敏感地感觉到了它指的方向，是龙云商场……这时整个唐人街忽然晃了晃。
地震？丹尼和查理同时变了脸色，丹尼把暗金盒子丢给马琳达，说：“你收了它！我们去商场！”说着丹尼一个飞跃落在骨龙的背上，查理驾驭着骨龙盘旋飞向龙云商场。
“杨梦，你怎么样？”查理对着魔法电话大声叫道，没有人应答。

戴普、杨梦走在一起，周围则分散着张思和他的手下。他们一路用东方捉鬼的方

唐飞和苏七七：……同命鸳鸯就是这样了。

丁奇：君天大人，请继续剧透。

君天：剧情方面一如既往地会以案件为线索展开，进行到一定时期后，就会把整个异能世界的恩怨做个了结，也就是传说中的“乱斗”出现。天下前十的人都会出场，会把史无前例的异能世界战争呈现给大家。这次故事里的杨梦、克拉克·戴普，都会作为重要人物出场。尤其是杨梦。

丹尼：说到杨梦，这次故事的结尾，他那个战灵很有气势啊，我喜欢。

唐飞：我还记得之前《功夫》那集里面有个文恶来和他的能力很接近。文恶来的战灵是典韦，杨梦的战灵是谁呢？

君天：大家可以猜一下，从兵器入手吧，可以排除的是，他的战灵不姓杨。而且杨梦的实力还不止于此。

查理：这倒不错，说明我们组织很强。

君天：诺兰联盟下有四天王，都是很强的家伙。总之大家可以开始期待了。到新年，E科的单行本也出到了第三册，第四册相信就是《异现场调查科ECIS-1993》。相信大家不需要等待很久。因为新书创作正如火如荼。

诸葛羽：这里要替广大读者问一句，因为有谣言说E科故事到单行本的第四册就会

告一段落，不知道君天大人怎么说？

君天：肯定不会到1993就完结。我们ECIS一定会和神之刺青再决战一次。另外查理·诺兰的老故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也可以陆续增加。其实就如我一贯说的，人气是创作的第一原动力，这个系列的决定权其实在广大读者的手中。

苏七七：要我说，一直继续下去就好了。大家都有饭吃，我们也不用再找工作了。

唐飞：七七说得有道理。

端木笙：有道理，而且说不定我们还能出衍生系列呢。美国连续剧不还有衍生剧么？

查理：衍生系列我喜欢，我来做主角！《ECIS-死灵》，不错。

诸葛羽：总之，ECIS的故事即将进入高潮！

君天：没错，故事即将进入第一波高潮！我说完了。

罗灵儿：吃饭了！！！

诸葛羽：不拍全家福么？

端木笙：拍吧。

君天：所有人站一起，端木你也来，马琳达，飞利浦，舒兰特都来，对了，小鱼编辑你也来。全家福了！

大家2010虎年新年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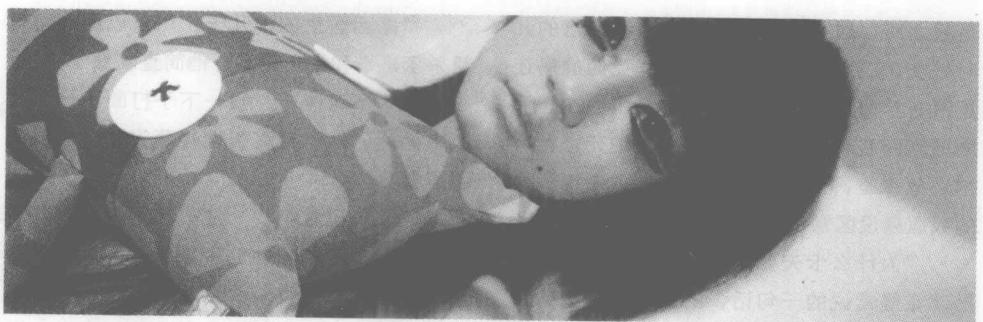
慧敏



双胞胎

文 / 王雨辰

图 / BT大神



的规定，而我和瑞克的父母是第一批实施这种手术的。我很庆幸他们这样干了，否则的话我这样的女儿，真的会给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悲剧呢。

当我来到瑞克家的时候，却发现房前聚集了很多人，有一部分好像穿着制服，我知道，他们是警察，还有些人好像我有些熟悉，似乎是和父亲以及瑞克的那位严厉母亲一起共事的同事。我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总之似乎非常受人尊敬，而且还上过全球电子杂志的封面，听妈妈说他和瑞克的母亲都是为政府机构工作的。

人群很嘈杂，而且人们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我将悬浮轮椅停了下来，撤离挡风罩，以手推的方式慢慢移动过去。

我看到了我无法置信的一幕，瑞克和他的母亲都被维持生命装置包裹着抬了出来，看样子伤得很重。瑞克前些日子还很开心地告诉我，他母亲找到了治愈他的肾脏疾病的方法。瑞克患有严重的肾脏衰竭，而寻找移植器官非常复杂，很多可供移植的肾源都被抢注，如果依赖于移植医院的库存恐怕要

排上几年队了。在这种事情面前谁也没有特权，包括瑞克的母亲。瑞克没有父亲，好像是瑞克的母亲眼光过高，最后只好从精子库中提取了一位已故的优秀人物的精子才受孕生下了瑞克和卡夫。这对双胞胎以前经常来我们家，于是我们四个开始玩起了猜猜谁是瑞克和卡夫生父的猜谜游戏，经常一玩就是一整个地球日，从中倒是可以了解不少历史人物的生平，不过这游戏很久没有玩过了。

瑞克发病比我的心脏病发病要早，好像是因为他在物理实验课上擅自接触高浓度的放射性元素。他的病情恶化得很快，我甚至一走近瑞克就会闻到他身上因为无法正常排泄毒素而散发出来的怪异体臭。瑞克的脸又瘦又黄，像发育不良的向日葵，不过万幸的是通过卡夫的一个肾脏移植，瑞克恢复了健康，但是依然被严加照顾，而本来平时活泼健康的卡夫也变得闷闷不乐身体衰弱起来。

几个月前我听说移植到瑞克身上的肾脏因为瑞克在恢复期的时候服用药物导致了过敏反应，虽然性命暂时保住了，但是好像那个肾脏也出现了问题。我很为他担心，这就

因为我知道即使是双胞胎，DNA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我并不知道这台机器的判断标准到了什么地步，而我和简的DNA的相似度又有多少，但事已至此我不去就更加心虚了。

“嗯，好的，你可以进去探视编号FN0987号在押犯了，不过只有一个小时。”那个人看了看结果很满意地说。我被人带了进去，朝着接待室走去，我非常庆幸地舒了口气，刚才我差点心跳加速到病发了。

没过多久，他们带着卡夫来了，因为持械伤人，他的手被控制了起来，不过他看上去有些憔悴，和瑞克看起来更像了。

“你怎么来了？简呢？”卡夫看到我皱起眉头问。

我有些不悦。

“我只是来见见你，我不多的朋友。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最多还有一个月，我打算离开这里安静死去，所以想来和你告别。”我尽量平静地说。

“哦？看来你和你的父母有点良心，不像那个下贱的女人。”他扬起眉毛不屑地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的母亲？她可是辛苦怀胎十月，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惧怕怀孕的过程选择完全脱离母体培育，更何况她还养育了你，还有瑞克，你不是和他关系很好么？”我忍不住质问道。

“你看起来好像太无知了，什么都不懂。”卡夫继续嘲笑着我。我的脸有些通红，是生气了。

“我知道你瞒着大家和简老在一起说一些悄悄话，不过这和你伤害孪生哥哥和母亲有关系么？简直是借口。”

“我说了，别再称呼她为母亲，她就是个恶魔！什么养育了我这种鬼话，我不过是容器！是连人的资格都没有的容器，完全是作为瑞克肾脏培养的容器！”卡夫疯狂地喊了起来。我惊呆了，半天不说话。

“看来简和你的父母怕你无法接受，瞒着你，可是这已经是这个国家半公开的秘密了。人口膨胀，政府已经制定法律禁止人为控制基因，新生儿只有一次机会，不管你生下来是否是有遗传病还是通过基因测试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什么的，都只能生下来，这是客观规律，人类不可以违反，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他们靠着你父亲和那个道貌岸然的女人的技术来用自己的儿女出生时的基因来复制宿主，他们对外称为双胞胎，其实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容器，承载另一个孩子健康的容器，当那个本体受到伤害，需要更换零件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留情地从我们这样的人身上夺取，从来没有考虑我们的感受。你真的以为我是自愿捐赠肾脏的？我是被迫的，她要挟我，如果不捐出肾脏，就揭穿我是克隆人的身份，而这个国家爆炸的人口，连新生儿都要控制，对待克隆人只有一个政策，抹杀。”卡夫咽下一口唾沫，抬起头用无比憎恨的眼神看着我。

我全身都在发抖，不住地发抖。

“现在，明白了吧，简也是克隆者，当时你生下来的时候你父亲就通过基因预测到



小人

本命年，犯小人！

你做过小人吗？看看你的肩膀吧，男女老少都要看看。

文 / 花布

图 / BT大神





亮光，秦戈那张特意扑了厚重脂粉的脸，被照得格外白皙，如同女鬼一般。他突然觉得很愤怒，很不喜欢秦戈搞这套吓死人的生日恶作剧。他一下皱起了眉头，二话不说，大手一挥，蛋糕就摔在了地上，烂成一团。

秦戈被林小草的举动吓坏了，愣在原地，双手依旧托着一团空气，平放在胸前，好半天才大骂起来：“林小草！你疯了！”

林小草这个时候，才恍觉自己过分了，连忙赔礼道歉：“秦戈，我……你……”

秦戈叹了口气，努力压抑怒火，跑到电闸旁边，三下五除二拉开电闸，屋内的灯一瞬间都亮了，灯火通明，回头看，林小草正蹲在地上收拾残局。她插起腰，余火未消，“林小草！你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林小草尴尬地抽了抽嘴角，笑起来：“对不起，小戈，我……我心里烦，今天被老总骂了。”

秦戈一听，语气立刻缓和了不少：“怎么，出事了？”

林小草点了点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知道吗，咱俩的事被老总知道了。不过，你别担心，老总没有继续追究的意思。我只是想不明白，是谁在背后搞鬼。今天我在办公室想了整整一天，我怀疑是方展那个小人背后的黑手，是他偷偷跟踪我们，照了照片给老总看的。”

秦戈也知道老总的个性，立刻紧张起来，坐在林小草身边，说：“你确定吗？”

林小草点了根烟，骂道：“不是他就出了鬼了！”

秦戈却摇了摇头，说：“我想可能不会吧，你和方展虽然一直关系不好，但也只是工作上有些分歧罢了。我听同事们说，方展的为人不错的，即便是有意见，他也是明刀明枪，从没有见他背后搞鬼。”

林小草有些气愤，扭头盯着秦戈，说：“你懂什么？小人都是这样，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秦戈还想说些什么，他猛地站起来，指着秦戈的鼻子骂道：“你到底是他的女朋友，还是我的女朋友？你和方展都是一路的，都是小人！”

秦戈被骂得脸色通红，半天说不出话了，最后憋出一句：“就你是正人君子！”说完，摔门而去。

望着空空如也的房间和地上碎烂一摊的生日蛋糕，林小草更愤怒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被方展那个小人彻底给毁了。他狠狠掐灭烟头，拿起手机，打算给秦戈打个道歉电话。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母亲的电话。

林小草连忙接听：“喂，妈，是我。”母亲笑呵呵地说：“儿子，生日快乐啊！你今年就二十五岁了啊！”

林小草却笑不出来，“妈，我都多大了，还过什么生日。”

知子莫若母，母亲敏感地听出了林小草的不悦，忙说：“儿子，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人，林小草没有多想，便把今天发生的事全盘告诉了母亲，近乎有点孩子气了，“妈，我该怎么办？”

电话那头半天没有回音，母亲似乎在琢磨什么，最后说：“儿子，你要小心！”

林小草不解地说：“小心什么？”

“小心小人作祟！”母亲斩钉截铁，“你别忘了，今年是你的本命年，俗话说，本命年，犯小人啊！”



生活就像一条线，有时候是笔直的，有时候是弯弯曲曲的，有时候则乱成一团麻。

此时的林小草觉得，自己的生活陷入了一团麻团之中，似乎做什么都不顺利，好像总有人在背后捣乱，将一切正常顺利的事情都搞得乱如麻团。他开车，车就坏，那可是他新买的一辆性能优良的越野车啊，他打的，就总是丢东西，手机、文件夹，什么都丢，甚至于，只是走路，都开始莫名其妙地摔跤。

他开始觉得，事情诡异了，诡异得满世界都是小人，想要害他的小人。

几天来，林小草脑海里一直在琢磨母亲那句铿锵有力的话——本命年，犯小人！

难道真的这么邪门？

他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小人找出来，起码不能他在明，那个人在暗，完全被动。

开会无疑是个观察人最好的时机，每周一次的周会，公司里的人都聚集在了会议室，无一例外。林小草又开始琢磨，他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把会场的所有人都琢磨

了个透，包括老总和秦戈，满脑子都是两个字——小人！

老总讲了些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听到。

老总似乎看出了林小草的异样，他大声喊道：“林小草！你发什么愣？”林小草赶紧收回如电的眼光，“没……没有。”

老总双臂环绕，说：“小草，上次网站广告那个提案，你该交了吧？”

林小草不好意思地说：“我最近刚想到个点子，正在研究。”

这时，坐在林小草对面的方展突然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对老总说：“老总，提案我倒是做好了一份，您看看。”说着，他将资料夹递给了老总，还很是不屑地瞟了林小草一眼。

林小草压低声音骂道：“小人！”

方展的提案，老总似乎很满意，看完之后，便交全体员工传阅，有意见的提意见。传到林小草手里的时候，他特意看了方展一眼，方展正得意地望着他笑，那笑容格外怪异。他懒得理方展，翻开资料夹打算好好找找漏洞。

可是，他越看脸色越白，越看眼睛瞪得越大——这不是他前一阵子刚想到的创意吗！

老总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催促道：“小草，你觉得方展这个提案怎么样？”

林小草早就气得脸色发白了，指着方展的鼻子说：“你个小人！你居然偷我的创意！”回头又对老总说，“老总，这个点子是我想的，只是一直还没有想成熟，未做出

来。方展是个贼！他盗用了我的创意，提前做了提案。”

方展一听，也急了：“林小草，别血口喷人！说我偷你的创意，拿出证据来。有谁看到了，谁听到了？”

林小草一下就哑巴了，他没有任何证据，创意这东西都是存在脑子里的，何为偷，何为不偷？

老总也恼了，挥了挥大手，不悦地说了俩字：“散会！”

林小草越来越慌张了，他觉得那个小人比他想象的难对付得多。或者说，藏在他背后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人，一个方展了。全公司的人都可能是小人，他们在聊天或者工作之中，都有可能偶尔间听到自己谈起那个创意，那么，他们就都有可能将这个创意告诉方展。

已经没人可以相信了，是的！没人，除了他自己。

他们都想害他！

下班的时候，林小草没有打车，而是皱着眉头心事重重地步行回家，他需要想一个方案。手机突然响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回过神儿来，翻出手机，发现是个陌生的号码。他犹豫着接听，电话里传出了一个孩子的声音，稚嫩而透着一丝诡异。

“你找谁？”林小草说，他本能地认为打错了。

对方突然笑了，银铃一般，“你是林小草吧？”

“我是。你是谁？”林小草不客气地问。

“我找的就是你。”对方很得意，“怎么样，在公司被老总骂了吧？”

林小草一惊：“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知道？”他猜测一定是公司的某位同事，可是声音又是陌生的。

“你的事情，我什么都知道。”对方又一阵银铃般地笑，随后一字一顿地说，“我——就——是——那——个——小——人！”



林小草蓬头垢面地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像个疯子似的。他整个晚上都没有睡，一直在琢磨那个打电话的人是谁。他忙活了一整个晚上，把一位在移动公司工作的朋友也折腾了一个晚上，把这个电话号码交给了那个朋友，务必求他帮忙查出户主是谁。

这当然是违纪的，可朋友架不住他要死要活的乞求，最后只好帮他查了一番。结果令林小草大感意外。

朋友在电话里，认真严肃地对林小草说：“小草，就这一次啊！我查到了，此号码不存在。”

当时，林小草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他觉得自己跳进了一个大坑里，无休无止地往下掉，恐慌、害怕。

他决定暂时不去上班了，那是个火坑，在没有弄清楚谁在整他之前，他要以静制动，起码不能傻到明知道那是火坑，还往里